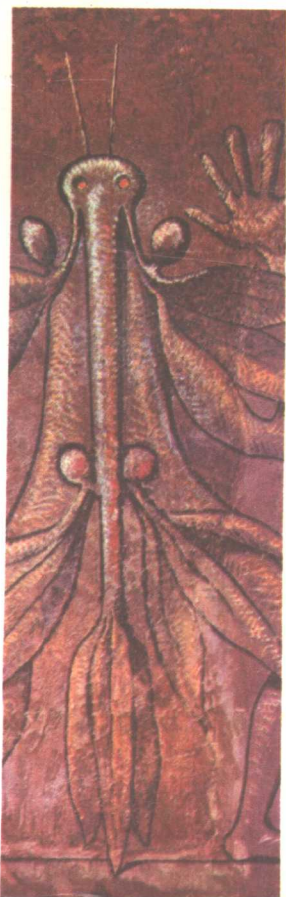


SYMBOL, MYTH AND CULTURE

符号 神话
文化



〔德〕卡西尔著

李 小 兵 译



符号·神话·文化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李小

Symbol, Myth and Culture
Essays and Lectures of Ernst Cassirer
1935—1945

Edited by Donald Phillip Veren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符号·神话·文化

FUHAO SHENHUA WENHUA

作者/[德]恩斯特·卡西尔

译者/李小兵

封面设计/尹凤阁

责任编辑/方 鸣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冠中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75 字数/133,000

版次/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200

D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73-3/B·21 定价 2.90 元

译 序

——论卡西尔思想发展概况

本文集收录的是卡西尔 1935 年—1945 年的讲演。其涉猎的范围遍及文化、历史、艺术、政治神话，以及对人性、自由、社会等问题的理解。质言之，本文集鲜明地勾勒出卡西尔思想的核心：文化—符号哲学。

在一般人眼中，卡西尔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即从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出发，着重研究人类认识问题。卡西尔的老师柯亨，就是着重研究认识论和科学、逻辑哲学的著名思想家。卡西尔早期著述，也着重研究认识和科学知识问题。但是，随着《符号形式的哲学》（1920）的出版，卡西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向。他试图用符号形式的哲学思路，去概述哲学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演化。这样，就在根本上把唯心主义的德国哲学甚而整个哲学看作符号形式的创造，看作人的文化活动。这一思想，决定了他晚年几部重要哲学著述的基调：在《人论》（1944）中，他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为出发点，勾勒了人类文化所有创造物——语言、历史、艺术、宗教、神话的整体构架；在《国家的神话》（1946）中，他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揭露了当代极权主义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的文化—历史根源。他把德国唯心主义的理性批判原则，推广到人类文化的所有领域，创立

了以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的文化哲学。这大大改观和拓展了人们看待德国哲学的视角。

康德的哲学思想对卡西尔影响甚大。康德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揭示了人类在认识、伦理、审美三大领域的主体性活动特征。黑格尔站在客观理性立场发挥了康德的哲学构想。从文化创造的角度看,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开拓,注重人之为主体的主体性,注重人类文明活动中精神→概念→逻辑→语言创造这一本质性文化特征,因而,德国唯心主义严格地讲,是一种文化哲学。卡西尔的哲学思想,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继承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人文科学精神传统,吸取了赫尔德的历史研究、歌德的诗歌创作、洪堡的语言理论、费希尔(Vischer)的审美学说、谢林的神话观念、笛卡尔—维柯—莱布尼茨的精神科学思考等一系列成就,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哲学视野,建立起自己独到的符号—文化哲学。

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1942)中指出:文化即是个人作为创造性主体的自由的显现。卡西尔把文化看作是对生命的充实,是生命的具体性的展开,是自由的、逐步推动自我解放的活动。这些,就构成了他文化哲学的基础。在卡西尔看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的所有活动中都浸润着符号特征,而这正是人之为主体的标志。卡西尔对人的这一界定,实质上是使对人的认识,由生物学上升为文化哲学。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从事实的世界进到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能创造出人类特有的精神符号天地——理想、伦理、历史、宗教、艺术、语言、神话,质言之,文化,在

《人论》一书中，卡西尔对人类文化的这些符号特征作了一般性的哲学考察；而在《国家的神话》中，他又把这种一般性的哲学考察发展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社会考察。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卡西尔是20世纪唯一发展神话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分析当代社会的哲学家。

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是卡西尔晚年为讲解其文化哲学思想精心撰写的讲演。每篇文章皆可以看作是有关问题的导论，是他思想精练的、深入而浅出的阐述。全书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卡西尔系统论述文化哲学意义、使命的两篇文章，其中对康德哲学及文化哲学的论述，可看作卡西尔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哲学的大纲；第二部分历史哲学方面的三篇文章，可看作卡西尔的哲学背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可看到卡西尔由康德哲学向维柯、黑格尔这些历史—文化—伦理—人文类型的哲学家思想的转化，看到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发展契机；第三组是论述语言与艺术的诸篇文章，可看作符号形式哲学的具体运用，看作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实际内容，其中对语言的强调，与20世纪哲学研究重心转移不谋而和；第四组是三篇讲述神话与现代国家理论的关系的讲演，其中可看到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宗旨和归宿：人类的自由和哲学的社会伦理责任。全书综览，真可谓是对文化哲学纲领、理论背景、实际内容、最终目的等问题的系统阐发，是一部文化哲学的专著，是卡西尔哲学思想—文化哲学的概述。加上文体为讲演式，通俗易懂，行文流畅。

卡西尔哲学在我国，已有介绍。近年出版的《人论》，对卡西尔文化哲学具体内容有所介绍，即将出版的《语言与神

话》这本卡西尔早年撰写的著述，也会进一步深化对文化哲学内蕴——语言与神话的了解。本文集则是全面介绍卡西尔思想的哲学层面的一部书，可以作为前两部著述的参照，相信对读者会有所裨益。考虑到读者对卡西尔已有所了解，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处理每篇文章原整理者注释时，省去了一些参照性的引文。文中注释，是译者参照原编者的注释作进一步厘定、补充加上的，一般省去“译注”二字，请读者原谅。

是为序。

译者

1988年3月京西

封面画《人之姿》

《人之姿》是德国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 1891—1976)1931年的作品。

恩斯特虽从1920年起就把鸟、虫的变形作为他创作的主题,但直到1931年至1932年前后,他的“拓印法”作品中才开始正式出现鸟人。奇特的半兽、半鸟的形象在他1931年的作品中较为多见。

11054/51

“卡西尔 (Cassirer, Ernst 1874.7.28—1945.4.13), 德国犹太哲学家、教育家和多产作家。因对文化价值的解释与分析而闻名。他对人类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行考察之后, 得出结论说, 人主要是通过他的象征活动而表现其特点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本书是卡西尔晚年最后十年间所做的讲演集, 实际上是他一生思想的提炼和总结, 其内容广泛涉及到文化、历史、艺术、政治神话, 以及对人性、自由、社会等问题的探讨, 其中心部份是他的文化-符号哲学。

目 录

译序 ····· 1

文化哲学

作为哲学问题的哲学概念 ····· 1

作为文化哲学的批判唯心主义 ····· 16

历史哲学

笛卡尔、莱布尼茨、维柯 ····· 43

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 ····· 54

历史的哲学 ····· 67

语言与艺术

语言与艺术(I) ····· 89

语言与艺术(II) ····· 113

艺术的教育价值 ····· 145

国家的神话

哲学与政治	•••••	167
犹太教与现代政治神话	•••••	181
我们现代政治神话的技巧	•••••	190
译后记	•••••	210

文化哲学

作为哲学问题的哲学概念*

此时此地，我想同你们一道探讨一下哲学的概念、本质、任务。倘若人们考虑一下这种典礼的场合以及已经限定的有限时间，该论题就不仅令人心疑，而且必定显得有些冒昧。一个特定领域之代表人物，在接受一个新的学院教席时，罕有选定此种方式来引发他的话题的。他会设法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诱导他的听众，他会选定一个由他的学说的当下状态能够加以澄清的具体的特殊性问题。然而，哲学之宿命似乎又在于否弃这种具体化的形式，否弃这种特殊性。在所有特殊的哲学问题之多重指向中，并借助这些问题之无限丰富和繁复多样，哲学最终似乎都要一再返身于那些根本性和起源性问题，返身于哲学是什么和它终将是什么之问题。

哲学在澄清这一普遍性问题之前，不可能涉足于任何特殊性问题。倘使它不能把自身的目标清晰地和确定地奠

* 这是卡西尔 1935 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就职演讲。

立稳固，它就会寸步难行。因为，哲学之精神地位正是凭借这一点区别于那些具体学说的精神地位，即是说，后者所处置的各类课题是由其对象明白清楚地规定着。物理学之对象、生物学之对象、历史学之对象，或具体人文学科之对象都要求它们各自具有一种确定的研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强使它们各自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可是，哲学并不具有此类简单对象，以借此来引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把它指定为一确定和实证的专有物。在哲学中和特定哲学派别中，那些杰出的体系性思想家之所以各有千秋，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们遵从的道路，而且还在于他们选择的出发点，而正是在这种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今日哲学之深藏的问题性特征。

哲学概念本身一再表现为一个哲学问题，表现为一个永恒躁动着、然又必须在思想的持续辩证运动中推陈出新的问题。当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哲学认识这一问题并以鲜明和尖锐的方式提出它后，我们今天依然处于这一运动之中。我在此并不打算勾勒它的全部图景，我只能指点出这条道路上的某些阶段，并试图揭示哲学之任务是以何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而且还要揭示，就我的思想和信念看，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完成这项任务。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研究和探寻之基本方向。没有人比歌德在《色彩学的历史草纲》一书中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的特点作精彩概括时，对这两个基本方向指出得更鲜明、描述得更令人难忘了。歌德写道：

柏拉图宛如一极乐之精神而与世界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时常乐于短暂地栖身于世界；他并不十分倾心于认知这个世界（因为他已经预先假定了这一世界之存在），而是以一种友善的方式使他所伴随的东西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东西与这个世界得以沟通。他深入这世界之底层与其说是为了研究它，毋宁说是想使他的存在灌注于这个世界。他孜孜不倦地向上登攀是为了重返他的本源……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则是以一个人、一位建筑师而立足于这个世界。他只有而且必须在此施展才干、创造发明。他探究着大地，然其目的不过是寻找根基……他为他的建筑描绘了极大的疆域，他从四方八面聚集材料，调理它们，安排它们，进而以有条不紊的形式逐级逐级地建造大厦；而柏拉图则象直冲云霄的尖塔，或者就象那扶摇直上的火苗，径直升腾于天界。当这两种人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实际上都表现出各自代表的共同人性；他们分别代表着光彩照人而又难以调和的素质……由此不难看出，世界被迫屈从的既是这种素质又是那种素质，它既承认柏拉图也承认亚里士多德是大师、先贤、领袖”^①。

这种首先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其经典表达的划分，遂而贯穿于整个哲学史。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和解释我们惯于用传统学院式语言界定为唯心论与实在论、理性论与经验论对立的那些富有典型意义的基本对立。

^① 《歌德全集》，第24卷，恩斯特·布特勒尔编，

我们在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展开中一再认识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向。哲学理应成为实在的、真正统一了的科学，它的憧憬和它概念性的渴望的总体似乎旨在达到一种绝对的统一，既达到知识的统一，又达到存在的统一。然它这种目标之统一性决不等于就是它自身的统一性，即不等于它是它理智结构的统一性。它体验到自身总是被两个自然对抗着的冲动统领着。几乎所有杰出的哲学家身上都栖居着这两个灵魂，浮士德深深体验到这两个灵魂在他身上的作用：

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
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
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尘俗，
升华到崇高的祖先的故里。①

不过，在哲学史上，存在着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这种对抗似乎并未出现，两种基本力量不仅仅是处于对立之中，而且还共同发挥作用并维系着它们之间的平衡。这就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出现的时期。由这一点看，这个时期还意味着一场在思想中的真正“革命”。康德体系的特点一直被他的解释者们概述为一种纯粹经验的理论，一种批判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体系，正象它通常被概述成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一样。但这两种概括都未表达康德立场的核心的、本质的、基本的内蕴。因为，康德

① 《浮士德》第1部，第2场。

厘定其问题之新颖之处正在于此：它设定了在经验和思维的对立两极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关系。纯粹联系取代了对立的位置。

康德在其逻辑理论中，即在其论述知识之先验基础的理论中，遵循着柏拉图的学说。但是，他为这一学说制定了全新的和不同的目标。这场革命涉及到柏拉图唯心主义真正基本的概念——超感性世界及理智世界的概念。康德并未赐予人类理性以力量，他也没有授权给它，让它用纯概念的力量去建立这类超感性的世界。相反，在康德看来，所有纯概念的力量都应当而且必须效力于相反的课题。它必定不是使我们跳出经验世界，而必须使我们更深地走入经验世界。它应当使经验本身以及它的逻辑结构和规律、它的普遍原则和条件为我们理解和洞见。

因此，康德拒绝让人类精神遁入纯观念的王国——即否定遁入柏拉图在《斐德若斯篇》中所说的那片“超乎天界的地方”。正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所述：“天空中自由的飞鸟在飞翔中感到阻力；它也许会认为在真空中飞翔更容易。柏拉图也正是因此离开感性世界，因为它太限制我们知性活动的范围；他乘着纯理念的双翼，翱翔到纯知性的真空中去。他并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徒劳无功的——他没有遇到那个事实上可以作为他的立足点的障碍，他凭此障碍才能施展他的力量，于此出发才可以发挥他的理解力”。^① 康德随时随地都在为他的事业、为他对知识的批判分析呼唤着这一坚定的根基和支撑。他并不企望使自己

① 《纯粹理性批判》，伦敦，1933年，A 5—6，B 8—9。

超越科学知识及其合法性范围去追寻这个范围之外的新的未知世界。

他坚定地站在科学这片坚如磐石的土地上，但他同时又希望揭示这个科学大厦之根基得以支撑的最深层的基石。不过，他并不满意科学本身的事实陈述，他深究这些陈述的前提，深究它们的可能性之条件。有关纯粹先验知识合理性的普遍问题在他那里被分解和区别为一些附带性问题：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纯粹一般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其答案是：后一个问题的解答只有依赖于前两个问题的帮助。理性在真空中，即在纯属形而上学的超验世界的空间中，不能迈出任何前进的步履。它必须返身于它自身的领域中，它必须在有可能对自身对象的本质、对事物的实在性作出断言之前，着手理解和认识自己。

随着这种对哲学概念的解释，哲学的意义和作用遂经验着一种决定性的变革。因为，哲学由此就不再宣称能对知识的实质性内容有所增进，不再宣称能经由教导式的洞见去扩展那些具体知识领域所勾勒的疆域。它满足于探究知识的功能，满足于理解和建构这种功能。这就要求哲学认识那些并不仅仅是分门别类地构成知识的力量，而且还要求哲学在这些力量的内在统一中，在它们的秩序和系统联系中，去统摄这些力量。这种出自其自身领域的统摄，这种对其自身功能的认识，是我们任何哲学知识得以拓展的条件。

我在此并不想展开这一特定关系；我只想通过说明和